

# 陕南方言的标准问题

周 政

(安康学院 中文系, 陕西 安康 725000)

**摘 要:** 混合是陕南方言的主要特征, 大多表现为既具有一种方言的大部特点, 同时又兼具另一方言的某写特点, 那么在界定一个方言的区域、确认一种方言归属的时候, 不能只根据某一个方言标准来判断, 而要同时参考其他的方言特点。本文在不损害科学性的前提下, 综合分析了陕南各个方言区的表现特征及其分区内各项特点之间的层级关系, 提出了不同方言区所持标准的取舍意见。

**关键词:** 陕南方言; 方言特点; 方言标准

**中图分类号:** H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024X (2009) 02 - 0001 - 04

近年来的陕南方言研究, 成果是多方面的, 比如大体搞清了陕南方言的总体面貌与各种方言比较准确的分布现状, 基本掌握了诸如陕南西南官话、中原官话的语言特征, 特别是对陕南湘语、陕南江淮官话以及陕南赣语的提出和论述, 标志着陕南方言研究已达到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不过, 还有不少意见不一致的地方, 比如, 对某种方言特征的取舍, 对某一方言区域的界定, 甚至是对一种方言归属的最后确认等等, 都还有待于进一步斟酌与审视的情况。当然, 这些现象的存在, 本身也说明陕南方言的研究目前还只是处于初始阶段。

相比而言, 处于中心地带的方言特征还比较明显, 越往四周扩散, 特别是那些和其他方言区相接触的地带, 其区别特征便越加模糊。在这种情况下, 机械地运用单一的标准来确认方言的归属有时就难免出错。所以, 尊重客观的方言事实, 综合地考虑各种构成因素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本文根据笔者多年的调查实践谈谈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 一、用于确认陕南官话方言的标准

确认陕南官话方言, 按说用李荣先生所提出的“以古入声字的今读调作官话分区的标准”以及现代北方方言的研究成果, 便可对号入座予以定论, 但对陕南这个特殊地段来说, 模糊地带还是比较多的, 有些地方直到现在还存在着争议。

我们认为, 考察陕南方言, 从宏观上应把握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 原土著方言的渊源问题。据史料记载, 陕南早期属巴人活动的区域。崔荣昌《成都话音档》: “四川方言的孕育、形成和发展, 同古代的巴人、蜀人和历次华夏族移民有着密切的关系。”以此推论, 陕南早期的方言应属巴蜀方言, 这从现在西南官话在陕南的辐射

状况以及与四川、湖北的地理关系也可以得到说明。二, 陕南人口主要来自于“荆襄流民”和“湖广填四川”的明清大移民, 这些都被多方资料证明。这从另一角度说明, 陕南的中原官话、江淮官话是由外地带入的, 并非原土著方言。三, 陕南是五方移民杂处之地, 方言之间的接触与融合是这一区域语言的主要特征。把握了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那么确认陕南官话方言, 甚至包括发现其他方言时, 我们的结论就会更加稳妥。

### (一) 确认陕南西南官话的标准

如前文所述, 陕南因与四川重庆相界, 加之自古以来渊源关系, 方言自然同属一个区域范围, 但因外地移民的大量迁入, 方言接触的结果, 使得陕南的西南官话变得极不同于相邻的四川和重庆, 就是东部的安康与西部的汉中之间也有很大的不同。

经调查, 东部因移民主要来自湖广, 所以东部的西南官话主要表现为与江淮官话的深度接触, 比如: 1. 将遇、山摄知系合口三等字与见系合口三等字声母一律读〔ʈʂ〕等, 书 = 虚<sub>ɿ</sub> ʂ | 篆 = 倦<sub>ɿ</sub> ʂʰʋan<sup>2</sup> | 串 = 劝<sub>ɿ</sub> ʂʰʋan<sup>2</sup>; 2. 将山臻遇通入合口三四等知系、见系字读〔ʈʂ〕组声母、〔ʋ〕类韵母, 如船<sub>ɿ</sub> ʂʰʋan | 窗<sub>ɿ</sub> ʂʰʋan | 权<sub>ɿ</sub> ʂʰʋan | 热<sub>ɿ</sub> ʋɛ | 韵<sub>ɿ</sub> ʋən<sup>2</sup>等。西部因移民主要来自关中, 所以西南官话又表现为与中原官话的深度接触, 比如汉台(东关、南关)、略阳, 调值已变得和汉中的中原官话很相近。两相比较, 东部安康的接触结果主要表现在声母和韵母的变化上, 西部汉中的接触结果则主要表现在声调的变化上, 但调类系统都没有发生改变, 所以, 把调类作为判别陕南西南官话的标准, 特别是看入声字大部是否归阳平才是最重要的。只要调类没有变, 大体就可以定论为西南官话。与陕南其他方言相比, 陕南的

收稿日期: 2009 - 02 - 14

基金项目: 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计划项目 (07JK001); 教育部优秀博士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200409)

作者简介: 周政 (1951 - ), 男, 陕西平利人, 安康学院中文系教授、陕西省语言学会常务理事、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中心研究员、陕西省语言学会陕南语言文化研究部主任, 研究方向: 汉语方言。

西南官话是最容易判别的。

### (二) 确认陕南中原官话的标准

陕南的商洛因北与关中连片,东与河南相界,特征非常明显,所以陕南中原官话的确认问题主要表现在汉中和安康的区别上。由于宋金战争及蒙古军的入侵,首先由关中等地迁来陕南的北方移民,占据了盆地和川道,填补了陕南的人口空缺,其所操的语言在陕南成为强势方言,又由于后期的明清大移民以及四川、重庆移民的向北飘移,陕南的中原官话在影响其他方言的同时自身

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光音系如此,连词汇和语法也不同程度的渗入了其他方言的成分。

陕南中原官话的接触对象,东部主要表现为与江淮官话的接触,西部则表现为与西南官话的接触。接触的结果主要表现在声调的变化上,接触程度又与陕南东西不同的地理特征有关,除白河缘于受多种方言影响的情况外,总表现出一种凡开阔地带接触的程度就高、凡狭窄地带接触的程度就低的状态。如下表: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清、次浊	全浊
汉	汉台 <sup>北关、西关</sup>	44	31	35	213	归阴平	归阳平
	留坝 <sup>县城</sup>	45	21	53	213	归阴平	归阳平
	略阳	54	31	34	313	归阴平	归阳平
	宁强 <sup>北部</sup>	44	52	34	312	归阴平	归阳平
	南郑 <sup>县城以北</sup>	54	31	45	213	归阴平	归阳平
中	城固	54	32	44	213	归阴平	归阳平
	勉县	44	31	34	313	归阴平	归阳平
	西乡 <sup>县城及北部</sup>	54	31	45	213	归阴平	归阳平
	洋县	31	35	412	55	归阴平	归阳平
安康	汉滨	31	35	53	44	归阴平	归阳平
	旬阳	31	324	53	44	归阴平	归阳平

经上表对比可知:西部汉中的中原官话在与西南官话发生深度接触后,除洋县外,其他调值基本丧失了原关中阴平低降、阳平高升的声调特征,变得接近西南官话,而地处狭窄地带的汉滨、旬阳两县的中原官话,基本保持了原关中阴平低降、阳平高升的声调特征;大部分县,尽管调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调类仍然不混;入声的归读调仍保持着中原官话清声母和次浊声母读阴平、全浊声母读阳平的总体特点。据此,可以确认陕南中原官话最基本的标准仍是声调。

### (三) 确认陕南江淮官话的标准

陕南江淮官话是陕南的第三大方言,主要分布在安康的东部和商洛的西南部,与湖北的竹溪、竹山连成一片,其他县也有少量分布。按说确认它是很简单的,比如用上面所说的语音标准就能说明问题。但就因为它处在陕南,所以就不那么容易了。原因是江淮官话在我国指的是分布在江苏、安徽两省的长江以北、淮河以南以及湖北东部地区的方言,其中特点之一是有入声字。所以确认陕南是否还有江淮官话的存在,除从历史上进行解释以外,还得从方言的特征上作客观分析,从方言接触的角度上来进行论证,从而证明它是否还具有江淮官话的本质属性。

根据江淮官话的语音特点,确认陕南东部方言是不是江淮官话,主要从如下几点进行衡量:

1. 遇、山摄知系合口三等字与见系合口三等字声母

读音相混,一律读〔ʈʂ〕等。这里仍旧用前面所举例字,江淮官话区别于其他方言的特征之一,就是把“=”后的字都读成“=”前的字音:书=虚 ʂu<sup>21</sup> | 篆=倦 ʂuan<sup>214</sup> | 注=句 ʂu<sup>214</sup> | 串=劝 ʂ<sup>h</sup>uan<sup>214</sup>。

2. 江淮官话区别于其他方言的特征之二,就是有特殊声母〔ŋ〕,把“女”读为〔nʉ<sup>45</sup>〕。

3. 江淮官话的特征之三,有一套〔ɥ〕类韵母:ɥ、ɥa、ɥɛ、ɥai、ɥei、ɥan、ɥən、ɥaŋ。如“鱼雨玉猪许乳掇月热决圆冤传涮群春纯训军床装双”等字,读音既不同于汉滨、旬阳话,又不同于紫阳话。

4. 江淮官话区别于其他方言的特征之四,有 5 个单字调,其中去声分阴阳。古清声母的去声字多进入阴去,古全浊声母的上声字和古浊声母的去声字多进入阳去。如“帝对靠故世拜再句怪冻”和“丽内墓第件是父旱动罪”,在普通话都读去声,在汉滨、旬阳话,或者在紫阳、岚皋话,都读一个调,而在江淮官话,前者读阴去,是个曲折调,后者读阳去,是个低平调。

5. 用前面所说的“以古入声字的今读调作官话分区的标准”来进行判别,陕南的江淮官话古入声的清声母、次浊声母字今读阴平,比如“脚憋绿跌帖答节笔质博作北得”;全浊声母字今读阳去,比如“学毒话罚实十白杂合舌”。这一特征与江淮官话黄孝片和赣语怀岳片的方言特征正好相符。

江淮官话的特点还可举出几个,鉴于有些特点在陕

南西南官话里也有渗透，所以最为重要的还是以上所举的第 1、第 4 和第 5，特别是第 4 和第 5，是确认陕南镇安、柞水、平利以及旬阳、白河两县后山一带为江淮官话的最为主要的标准。

## 二、用于确认陕南湘语的标准

确认陕南湘语的标准，跟上面确认中原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有所不同，因为湘语以长沙方言为代表，不在北方方言的范围之内。根据湘语的表现特征，方言学界一直是以声母的发音方法作为判别的主要标准。具体说就是，古浊音声母今逢塞音和塞擦音时，无论保留浊音或是浊音清化，不管平仄，一般都读不送气音。比如：排 = 败 | 头 = 豆 | 葵 = 柜 | 慈 = 字 | 除 = 住 | 床 = 状 | 脏 = 杂 | 松 = 宗 | 同 = 邓”等字，“=”前的字音都读成“=”后的字音，即全读成了不送气音。

另外为准确起见，同时还必须参照两个补充条件：

1. 看古入声字的今读调。如“踏插撩甲执立列节七出绝贼服熟席石油”等，从陕南湘语的表现特征看，入声的清声母字和次浊声母字读为阴平，全浊声母字大部读为阴去。如果不论清浊全读为阳平，那就不是湘语了。

2. 看去声是否分阴阳。如汉阴的田禾乡、石泉的中池乡、汉滨的铁路坝、沈坝桥头村、双溪星红村，将“帐正醉抗唱菜怕世送放共助社父”等读为阴去，是个

曲折调；将“近柱坐淡抱厚汉害树饭岸让漏怒帽望用拔”等读为阳去，是个中平调，但又稍带了一点降。这一点正符合湘语在声调上的普遍特征。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确认湘语为什么又要同时参照后面两个补充条件呢？原因是，有些地点因受其他方言的影响，情况就不那么单一了。比如汉阴的涧池、蒲溪，虽说在一定程度上也保留有湘语的特征，但由于受周边西南官话的影响，发生变化在所难免，如果仅用一个标准就势必造成判断的失误。这种现象别说在安康有，就是在湖南也多有存在，比如湖南的吉首、保靖、花垣、古丈、沅陵，虽说它们都是古全浊声母今逢塞音、塞擦音，平声读不送气浊音，仄声读不送气清音，但因它们古入声字全读阳平、调类调值接近西南官话而被确认为西南官话。

湘语从湖南被带到汉阴、石泉一带，受到西南官话、中原官话的四面包围，像汉阴的田禾乡、石泉的中池乡、汉滨的铁路坝、沈坝桥头村、双溪星红村，要不是独特的地理环境阻断了与外界的深度接触，都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最本质的变化，这种变化特别反映在调类上，恰好西南官话的最大特点或者说判定标准也就在声调上。在这种特殊背景下，对声调特点的考察就必须提到重要的位置上来。试看下表的比较：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阴去	阳去	清、次浊	全浊
石泉城关	45	21	54	213		归阳平	
石泉前池	45	21	54	213		归阳平	
汉阴涧池	33	21	445	214		归阳平	
汉阴蒲溪	33	21	445	214		归阳平	
汉阴田禾	23	32	44	213	31	归去声	
石泉中池	55	312	445	213	41	归上声	归阳平
汉滨铁路乡	33	21	44	213	41	归去声	
沈坝桥头村	33	21	53	35		归去声	
双溪星红村	33	21	53	35		归去声	

表中的石泉城关和马池方言为西南官话。通过比较可以看到两种情况：一是汉阴的涧池和蒲溪古入声字今读阳平，相应调类调值也都接近西南官话，并且去声不分阴阳；二是石泉的中池乡古入声字清声母今读上声，全浊声母字今读阳平；汉阴的田禾、汉滨的铁路坝、沈坝桥头村、双溪星红村五处古入声字大部读为去声，且田禾、中池、汉滨的铁路乡去声分阴阳。因此，权衡轻重，将汉阴的蒲溪和涧池划归西南官话比较合适。

## 三、用于确认陕南赣语的标准

我国方言的赣语区主要分布在江西省的赣江中下游和抚河流域以及鄱阳湖地区，东临浙江的吴语区和福建的闽语区，南接赣南的客家话区，西界湖南的湘语区，北毗湖北、安徽的江淮官话区，以南昌话为代表，也属

于我国南方方言。

目前在陕南发现的赣语方言主要分布于商洛的商南、丹凤以及山阳、镇安<sup>[1]</sup>和汉滨区的牛蹄乡<sup>[2]</sup>等零星区域。

历来对赣语的确认，都是以声母的发音方法作为判别赣语的主要标准。具体内容是：古全浊声母字，无论声调平仄，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为送气清音，如“茶坐头豆牌败治弟笛步情”。在陕南，为使有别于留存陕南的客家话、江淮官话，我们仍就用这个标准来确立赣语。除此之外，还可借用我国赣语区的补充标准：

1. 是否保留有入声调类。

2. 是否将“野尾有暖软冷”等古上声次浊声母字读成了阴平调。因为按上述所说的古全浊声母字，无论声

调平仄,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为送气清音,对于这一特点,客家话也同样具有。鉴于安康也有客家移民,所以用古上声次浊声母字的声调读法作为确认牛蹄话是不是赣语就显得十分必要了。也就是说,如果把“野尾有暖软冷”等古上声次浊声母字读为阴平,那他就是客家话而不是赣语了,因为赣语是不将古上声次浊声母字读为阴平调的。

3. 赣语将“大小”的“大”读为蟹摄徒盖切, ai 韵,将“大栗板栗、大姑、大娘”的“大”读果摄唐佐切, o 韵。比如把“大小”叫“大细 t<sup>h</sup>ai<sup>31</sup>ci<sup>31</sup>”,把“大娘”读为“t<sup>h</sup>o<sup>31</sup>nian<sup>24</sup>”。

4. 中古疑母字在开口洪音前读为 η 母或者零声母,如芽 ia<sup>24</sup> | 伢 ηa<sup>24</sup> | 咬 ηa<sup>55</sup> | 眼 ηæn<sup>55</sup>。

5. 有一套 ɥ 类韵母。如:榆鱼 ɥ<sup>24</sup> | 余于 ɥ<sup>24</sup> | 菊 tsɥ<sup>214</sup> | 蛛猪 tsɥ<sup>22</sup> | 输须书 ɥ<sup>22</sup> | 序续绪 ɥ<sup>31</sup> | 区趋渠 ts<sup>h</sup>ɥ<sup>22</sup> | 军 tsɥən<sup>22</sup> | 热 ɥe<sup>214</sup> | 拳 ts<sup>h</sup>ɥan<sup>24</sup> | 缺 ts<sup>h</sup>ɥe<sup>214</sup>。

以上五个补充标准,最为重要的是前 3 条。至于第 4 和第 5,鉴于陕南的江淮官话以及受江淮官话影响较大的岚皋话、石泉宁陕话也具有这两个特点,虽说它是必须的条件,但不能将它作为确认陕南赣语的重要标准。

#### 四、用于确认陕南混合方言的标准

除上述以外,在陕南还有一些难以归并的方言地带,这是方言深度接触的结果,将它归向哪一种方言都有悖于该方言的语言特征,所以只能称其为混合方言区。比如在安康平利县的八仙镇以及与之相连的镇坪县的洪石、牛头店、曾家三乡的西南官话与移民所带来的江淮方言融合而形成的混合方言块,这一区域一方面存在着西南官话的特点,如阴平、阳平、上声调值分别为 45、31、52,和境内西南官话一致;但另一方面又广泛存在着完整的 | 类韵母,特别是其中的八仙话去声分阴阳,入声的清声母和次浊声母字今读阴去,全浊声母字今读阳去,归向哪一种方言都有失妥当。

依据陕南留存的主要方言,陕南方言的融合类型主要有: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中原官话与江淮官话,西南官话与江淮官话三种。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哪两种方言之间的混合,如果将两种方言的主要特征都改变了,使之无法归并的时候,那它就是混合方言了。如果其中任何一种方言的主要特征,特别是最基本特征尚未改变的,应该都不能视为混合方言。

我们说陕南方言的形成及其分布,与历史因素有关,

与地理因素有关,与移民源有关,与混合中各方言所占的强弱地位有关,并且与周边的方言环境有关,那么我们判断陕南一个区域方言的标准,自然也应考虑这些关系。只有本着方言实际,尊重客观的方言事实,综合分析它的表现特征,才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

#### 参考文献:

- [1] 郭沈青. 陕南赣语方言岛的特点与成因 [Z]. 中国语言学会 13 届年会 (北戴河) 论文, 2006.
- [2] 杨运庚, 周海霞. 安康牛蹄乡赣语方言岛同音字汇 [M]. 第 4 届官话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 (安康) 论文, 2007.
- [3] 侯精一. 现代汉语方言概论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 [4] 李荣. 官话方言的分区 [J]. 方言, 1985 (1).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 中国语言地图集 [M]. 香港: 朗文出版 (远东) 有限公司, 1987.
- [6] 杨春霖. 陕西省方言内部分区概说 [J]. 西北大学学报, 1986 (4).
- [7] 翟时雨. 陕西省南部地区方言的归属 [J]. 方言, 1987 (1).
- [8] 黄雪贞. 西南官话方言分区 [J]. 方言, 1986 (4).
- [9] 邢向东. 陕西省的汉语方言 [J]. 方言, 2007 (4).
- [10] 邢向东. 论陕南方言的调查研究 [J]. 西北大学学报, 2008.
- [11] 郭沈青. 陕南西南官话的内部差异与归属 [J]. 方言, 2006 (2).
- [12] 郭沈青. 陕南中原官话的性质与归属 [J]. 语文研究, 2006 (4).
- [13] 郭沈青. 陕南“客伙话”的性质与归属 [J]. 中国语文, 2006 (6).
- [14] 周政. 关于安康方言分区的再调查 [J]. 方言, 2006 (2).
- [15] 周政. 安康方言内部分区概说 [M] / 陈学超主编. 国际汉学集刊 (1).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16] 周政. 陕南安康方言的混合特征 [J]. 方言, 2007 (3).
- [17] 张德新. 陕南湘语的演变 [Z]. 全国汉语方言学会 8 届年会 (武昌) 论文, 1995.

##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Local Accents

ZHOU Zheng

(The Chinese Department, Ankang University, Ankang725000, Shaanxi, China)

**Abstract:** After study, we find that mixture is the features of Ankang accents, which bear more of one language but with some of another. In order to define the accents properly, we must take the reference from other languages. Based on this, I personally give out the standard of the classification.

**Key words:** Ankang accents; features; standard